

第七面第七行第二句，我們念一段經文，對對地方：

【能後至曹溪。又被惡人尋逐。乃於四會縣避難獵人隊中。凡經一十五載。時與獵人隨宜說法。獵人常令守網。每見生命盡放之。每至飯時。以菜寄煮肉鍋。或問。則對曰。但喫肉邊菜。一日思惟。時當弘法。不可終遯。遂出至廣州法性寺。值印宗法師講涅槃經。】

這是說六祖從離開黃梅之後，就到四會縣獵人隊裡面去避難，這一避就是十五年。有一天他自己想一想，弘法的機緣成熟了，不應該再躲躲藏藏的。這就離開了獵人隊到廣州，廣州有個法性寺，這個寺廟到現在還在。『值』就是遇到，遇到印宗法師在法性寺講《涅槃經》。在此地我們對於古來的大德，他們修學的態度，必須有一個認識。佛法是世尊當年在世，所謂是應機而說的。佛滅度之後，留下來這麼多經典，後來的學人必須要有所選擇。你要是會選擇，最好的就是專攻一部經。這專攻一部，並不說其他的經論我們不可以看、不可以接觸，不是的，可以看，凡是與這部經有關係的經論，都可以涉及，可是功力一定要用在一部經上。『印宗法師』他一生就是專攻《涅槃經》，所以在當時是相當有名的一位大法師，在嶺南可以說是第一位大法師，《涅槃經》講得非常之好。這個也是一部相當有分量的經典，這部經有兩種譯本，一個本子四十卷，一個本子是三十六卷，可見得這個經文都相當之長。我們看到《楞嚴經》只有十卷，《法華經》只有七卷，《涅槃經》差不多是有四倍的《楞嚴》，《法華》跟《楞嚴》分量差不多。所以也是一部相當大的經典。

【時有風吹幡動。】

講堂外面有旗杆，旗杆上懸的是『幡』。旗杆上懸「幡」，這就是告訴外面人，今天寺院裡面有講經法會。從前不通知的，也沒有廣告，也沒有報紙，也沒有像我們現在發通知單，在從前沒有，以前沒有郵政。如何告訴大家我們此地講經？就是旗杆上懸幡。所以它不是掛國旗，掛幡。外面人一看，旗杆上今天懸幡，就曉得今天有法師講經，大家就來聽經了。所以幡、幢都是信號，旗幟一類，它屬於信號。幡懸上去之後，正好有風，風吹著幡在那裡動，裡面就有兩個出家人看到，在抬槓了：

【一僧云。風動。一僧云。幡動。】

這兩個人就起了爭執。

【議論不已。】

誰也不服誰，兩個人在辯論，辯論聽起來好像各人說的都有道理，爭論不休。這個時候正好惠能大師到那個地方。

【能進曰。】

惠能就走進講堂，聽到他們在爭論，他就在當中打了個閒岔，告訴他們說：

【不是風動。不是幡動。仁者心動。】

這個『仁者』就是稱呼他們兩位。在我看，幡也沒動，風也沒動，你們的心動了。兩個爭論不休，要吵起來，就是心動了。這個話說得是一點沒錯，把他們的爭執解開了。

【一眾駭然。】

『一眾』就是當時在會的大眾，聽到他這幾句話都吃了一驚，這個見地實在是高明，確實是高明，不是普通人能夠說得出的。

【印宗延至上席。】

『印宗』法師，『延』是延請，請他到『上席』，把他當作貴

賓來招待。

【徵詰奧義。】

『徵』就是徵求的意思，就是向他請教；『詰』就是問，提出問題向他請教；『奧義』是一切大乘經裡面甚深的義理，來請教他。能大師這是有問即答，不用思惟，也不用考慮，隨問就隨答。

【見能言簡理當。不由文字。】

言語很簡單，而且把道理說得清清楚楚，這就是一個高明之人。諸位如果在參學的時候，一定會遇到這種情形，你提出一個問題，他給你說了老半天，最後還沒有結論，不知道說些什麼，這個就是本身沒有能真正通達。真正通達的人，你提出問題，他只幾句話就給你解決了，惠能就是這樣的人。這個時候印宗法師就想到了：

【宗云。行者定非常人。】

『行者』，在當時就是稱一般修行人，我們現在習慣對在家稱居士，他因為那個時候還沒有剃頭，還是在家相。

【久聞黃梅衣法南來。莫是行者否。】

所以印宗就懷疑了，『黃梅』是五祖，五祖傳法給惠能，這個事情在十六年之前，就是惠能究竟到哪裡去了誰也找不到。他說，今天聽你這一番議論，莫非就是你？

【能曰。不敢。】

這個就是承認。雖然是他，稱他是得祖師傳法，他很謙虛，我不敢當，確實衣鉢在這邊。

【宗於是執弟子禮。告請傳來衣鉢出示大眾。】

這個印宗實實在在是了不起，這是當年嶺南一帶第一位大法師，也是名滿天下的。幾句話，這一問答就佩服得五體投地，立刻就『執弟子禮』，就把能大師當作老師，自己是學生，這個絕對不是普通人能夠做得到的。所以蓮池大師曾經說，大家都知道六祖，把

印宗給忘掉了。他說，印宗跟六祖是同一類的人物，如果不是同一類，決定做不到。這個說法非常有道理。於是就要求把衣鉢展示出來讓大家看看，這個是信物，大家看到衣鉢，這就知道他的的確確是五祖的傳人，就是禪宗第六代的祖師。

【宗復問曰。黃梅付囑。如何指授。】

這就請教，五祖傳衣鉢給你，有沒有什麼囑咐你的？他傳給你的，有沒有什麼指示？大家都想知道。五祖傳法給你，傳什麼法給你？我們都想知道一下，給你說了些什麼？

【能曰。指授即無。唯論見性。不論禪定解脫。】

你看他講話實實在在是簡單。有沒有什麼指示、傳授？沒有。怎麼傳法的？『唯論見性』。諸位要曉得，見性就是佛，叫明心見性，見性成佛。如果你要見性，你就不會再有生死輪迴，換句話說，如果修行不見性，決定免不了生死輪迴，沒有法子出離六道。這是非常非常要緊的話。這就說回來了，必得修淨土，不修淨土，任何一個法門沒有法子出三界。『禪定解脫』，這在佛法裡非常非常重要的，而黃梅（就是五祖）跟他不談這個問題，只談見性。如果不見性，古德說念佛、誦經、持齋、持戒都沒有真正的利益。這真正利益是什麼？真正利益就是了生死出三界。你要沒有見性，你這種修持都是世間有漏福報，不過是三善道受生而已。所以這個不是真正的利益。三善道享福，享福的人沒有不造業，福享盡了惡業又現前，還是免不了要墮三惡道。這個事實我們要認清楚、要相信。印宗就說：

【宗曰。何不論禪定解脫。】

底下這就說明禪宗的宗旨，禪宗的宗旨就是見性。

【謂曰。為是二法。不是佛法。佛法是不二之法。】

這句話非常重要！我們今天有沒有入佛法？沒有。為什麼沒有

？我們這個心裡頭不止二法，千頭萬緒，一天到晚在胡思亂想，這哪是佛法？所以念佛法門裡面，一再提示我們，叫一心稱念。一心稱念是佛法，二心就不是佛法。這不是佛法，好像與我們也沒什麼太大的關係。你要這麼想法就錯了，佛法就是自己，自己就是佛法，所謂心就是性、性就是佛、佛就是法，這是一體的。不是我們心性之外還有一個佛法，那真的就有二法。所以『佛法是不二之法』，這是禪宗至高無上的說法。我們在《頓悟要門論》裡面也見到，什麼叫頓、什麼叫悟？所謂頓就是頓除妄念，悟就是悟無所得。一是無所得，有所得就是二。有所得，實在講是有所不得，你得不到的東西太多太多了。如果你什麼時候到無所得，那就是盡虛空遍法界你統統得到了，為什麼？沒有一法不是自己，這個是大徹大悟。這是指示我們修學的總綱領，要以這個為我們修學的目標。印宗聽了之後，於是乎他就生起疑問，這種疑問說實在話，也是利樂有情問。

【宗又問。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。】

什麼叫『不二法』？

【能曰。法師講涅槃經。】

這是他一到法性寺就聽到印宗法師在講《涅槃經》。六祖不認識字，但是他對《涅槃經》很熟，這個到後面「參請機緣」裡面我們會看到。六祖接黃梅之法之後，第一個得度的就是惠明，第二個得度的是個比丘尼，就是無盡藏比丘尼，那也是他在逃難的時候遇到的。就是在曹侯村他住了九個月，在那個地方避難住了九個月，曹侯村遇到一個比丘尼，無盡藏比丘尼也就是專門念《涅槃經》，雖然念，她意思不懂。所以正好碰到能大師來避難，常常向他請教，於是乎他在那裡就講了一部《涅槃經》。他對《涅槃經》很熟，無盡藏比丘尼念給他聽，他就跟她講，從頭到尾統統講過，所以他

對《涅槃經》很熟。碰到這個印宗法師也是個講《涅槃經》的，這很有緣分，所以他就講『法師講涅槃經』。

【經明見佛性。是佛法不二之法。】

《涅槃經》裡也有這個說法。

【如涅槃經高貴德王菩薩白佛言。犯四重禁。作五逆罪。及一闡提等。當斷善根佛性否。佛言。善根有二。一者常。二者無常。佛性非常非無常。是故不斷。名為不二。一者善。二者不善。佛性非善非不善。是名不二。蘊之與界。凡夫見二。智者了達其性無二。無二之性。即是佛性。】

這就是他引用《涅槃經》裡面一段經文，來給印宗法師解釋『佛法是不二之法』。這樣解釋就非常之親切，因為印宗法師是專學《涅槃經》的。六祖給無盡藏比丘尼講這個經是在十五年之前，這個事情已經過了十五年，他還能記得這麼清清楚楚，這個不是普通人，如果不是見性的人做不到。要以世俗眼光來說，六祖雖然沒念過書，不識字，聰明絕頂，記憶力之強，也不是平常人能夠跟他相比的，這是我們以世俗眼光來看。他過去也不過聽一遍而已，就能夠記得，就能夠把經文都記得這麼清楚。我們天天念經的人，都未必能把經文記得清楚。他一向也不念經，他手上大概也沒有《涅槃經》。像這些地方，的確使我們佩服得五體投地。

『高貴德王菩薩』，這一品是在《涅槃經》第二十一卷到第二十六卷，可見得這一品經相當之長。這一品經裡面有這麼一段，「高貴德王菩薩」，請教釋迦牟尼佛。他說，『犯四重禁』，這就是破戒，破了什麼？重戒，殺盜淫妄，我們在一般戒律裡面講，這個是不通懺悔的，這個四重戒不通懺悔的。『作五逆罪』，「五逆罪」是墮阿鼻地獄。所以說「犯四重禁，作五逆罪」，果報都在阿鼻地獄。五逆，一般講就是殺父親、殺母親、害阿羅漢、出佛身血、

破和合僧，這個五種。這五種，前面三種不容易犯，畢竟殺父、殺母，這種人不多；殺阿羅漢，阿羅漢在哪裡，你找也找不到，所以這一條也是不可能的。但是後面這兩條就有可能，出佛身血就是對於佛教存了一個惡意，等於是謗佛，毀謗佛法，惡心毀謗佛法等於出佛身血，這是五逆罪；最後就是破壞僧團，這個罪業也是非常之重的。

過去在台北有一位老居士，叫趙默林老居士，他也過世了。這個人是一個非常虔誠的佛教徒，在佛門裡面資格很老。有一天請我吃飯就特別提出這個問題，講破和合僧，這是五逆重罪，墮阿鼻地獄的。他講到現在出家人彼此毀謗，他說這怎麼得了，心裡頭很難過，提出來問我，告訴我。我就跟他說，我說你老人家不必難過，我說他沒那麼重的罪。為什麼？我說，你看過和合僧嗎？我沒看到過。他一想有道理。這個世界上哪有和合僧團？沒有！和合僧團，我們在此地曾經講過，至少四個人要守六和合，這個才叫做和合僧團。四個人他是修一個法門，譬如我們念佛法門，我們四個人統統修念佛法門，這叫理合。另外就是見和同解、戒和同修、身和同住、口和無諍、意和同悅、利和同均，要守這個戒條。還有一個，大小事情是要做羯磨，羯磨就是開會，僧團裡面任何一個人不能夠自作主張。釋迦牟尼佛當年在世也是如此，佛要辦什麼事也是開會，向大眾宣布，如果同意的就不說話，就是默然，叫默認；如果不贊成的，不贊成，你就說話。這樣才成為一個僧團。

我就問他老人家，我說你一生這麼大的年紀（他那個時候七十多歲），你曾經看過僧團嗎？他一想，沒有。我說，那怎麼能破和合僧？現在這個世間已經沒有和合僧團了。如果真的有這麼一個和合僧團，四個人在一塊共修，確實照這樣做的，那你要破壞它，果報在阿鼻地獄。所以我常常勉勵同修，你們能夠真正發心，真正是

建立一個僧團，供養一個僧團，這個福報無量無邊，除佛之外，沒有人知道你的福報多大。可是找四個人在一塊同修不容易，相當之難，兩個人在一塊都要打架，都要鬧意見，何況四個人。所以，四個人在一塊，真正能夠和睦相處，能夠守住這個條件，那真是這個世間人就有福報了。為什麼？諸佛護念，龍天護持，這個世間許許多多災難都免除了。所以修行確實不是為自己，是為了救度一切眾生，真正是自利利他。這是講五逆之罪。

『及一闍提』，「一闍提」是梵語，翻作不信，就是對於佛法完全不能接受，也翻作一個沒有善根的人，叫一闍提。實在講，沒有善根，就是對於佛法沒有一絲毫的尊敬心。所以高貴德王向釋迦牟尼佛提出來，他說像這些人，『當斷善根佛性否？』這個地方問了兩個問題，一個「善根」，一個「佛性」。佛，答覆得好。佛說，『善根有二』，有兩種，『一者常，二者無常』。可是，佛性裡面沒有常，也沒有無常。由此可知，善根是有斷、有續的，佛性不斷。所以說『佛性非常非無常，是故不斷，名為不二』。另外一種說法，一個是善，一個是不善，這個也是相對的。凡是相對的就叫二法，佛法是不二法，就說明佛法不是相對的。所以『佛性非善非不善』，說不上善與不善，『是名不二』。

知道這個原則了，我們再把這個原則應用在一切法上面。『蘊之與界』，「蘊」是五蘊，「界」是十法界，說五蘊、說十法界就是說世間一切萬法，一切萬法歸納不外乎五蘊與十法界。五蘊與十法界，凡夫眼睛裡面看到二。『智者了達其性無二』，「智者」就是一個覺悟的人，有智慧的人他能夠通達一切法，他曉得五蘊就是十法界、十法界就是五蘊是一不是二。為什麼？歸納起來講五蘊，展開來就是十法界。所以十法界跟五蘊的確是一不是二，從相上講固然品類繁多，從體性上講是一不是二。《華嚴》說得好，「應觀



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」，是你自性變現出來的。『無二之性，即是佛性』，這句諸位要牢牢的記住，「佛性」就是我們自己的真性，也就是自己的真心。六祖悟什麼？就是悟的這個。諸佛、菩薩證的什麼？也就是證的這個。你要是悟入，你要是證得了，你就叫佛、就叫菩薩，你什麼問題統統解決了。

學佛修行就是修的這樁事情。這部經到後面一直都是討論這個問題，以這個問題為主，可以說全經都是討論這個問題。我們要想成就，要想在這一生當中了生死、出三界，要想證得一心不亂，明心見性，你要懂得這個道理。懂得這個道理，你才真正發現念佛法門修學的真正好處，因為念佛這個法門是直接修不二法門，直接修見性之法。六祖這個法門，確實上上根能得受用，中下根沒有法子，不得其門而入。可是淨土法門用一句阿彌陀佛，就是下下根也能夠成就上上的智慧，這個法門妙極了。一天到晚二六時中，只有一句阿彌陀佛，沒有第二個念頭，這就是「無二之性」，這個就是不二法門。所以，只要起心動念，馬上換成阿彌陀佛。所以念佛修什麼？念佛修上上禪，這是許多人不知道的。《楞嚴經》裡面所說的是首楞嚴大定，首楞嚴定是如來果地上的名稱，不是菩薩的定，是佛果上的定。修這種定，有許許多多的方法，念佛也是其中之一，大勢至菩薩就是代表用這個方法修楞嚴大定的，「都攝六根，淨念相繼」、「憶佛念佛，現前當來，必定見佛」，他是用一句阿彌陀佛修首楞嚴大定。所以一般人把念佛法門看輕了，那是他無知，那是他真正沒有善根、沒有福報。

【印宗聞說。歡喜合掌言。】

聽了六祖這一番開示之後。這一番開示的要義歸納起來，就是《心經》上所講的「照見五蘊皆空」，不二之性就是佛性。所以我們要想見性，你常常心裡頭有個念頭就不行，這就不能見性，有念

就二，所以說有念就落在二、三。「二」就是講的分別執著，二意。「三」是講三心，三心就是心意識，第八識、第七識、第六識。你一動念就落到三心二意，三心二意是迷、不覺，求覺的人二六時中就是要修一心。一心在哪裡修？在極不平靜的時候，這個時候真正見到你功夫，譬如生氣，很生氣的時候，這個時候能夠提起阿彌陀佛，把它壓住，這功夫。這是舉一個例子。很歡喜的時候，也是一句阿彌陀佛，這是功夫。如果你心隨著外頭境界轉，縱然念佛修行功夫不得力，太危險了，臨命終時必定被外面境界牽跑了，你做不了主。甚至於極度危險的時候、極憤怒的時候、很喜歡的時候，在這些環境當中你能夠做得了主宰，你有把握。所以功夫考驗在哪裡？在這些地方考驗。如果像這小小境界，風一動，自己都做不了主宰，一定要提高警覺。萬一在這個時候，走的時候，怎麼辦？必定隨業流轉，三途有分。世間可怕的事情，沒有比這個更可怕。說實在話，在這個世間餓死、凍死，甚至於人家拿著刀一片一片的割死，都不可怕。可怕的是什麼？來生墮三惡道，這個可怕！所以大家把最可怕的事情忘掉、疏忽掉了，把現在眼前雞毛蒜皮的事情，認為是大的不得了的事情，這顛倒錯亂，這樣學佛怎麼能成就？我們繼續再往底下看，印宗大師說：

【某甲講經。】

『某甲』是他自稱，說他自己講經：

【猶如瓦礫。】

像磚頭、瓦塊不值錢。

【仁者論義。猶如真金。】

『仁者』是稱六祖，「仁者」是敬稱。你看在經典裡面常稱菩薩稱仁者，稱善知識稱為仁者。

【於是為能剃髮。願事為師。】

這個了不起，真正了不起。印宗給他剃頭，就是叫他出家，剃頭。給他剃了頭之後，反過來再拜他做老師。剛才說過，印宗是一個非常有名氣的大法師，六祖這個時候才剃度，要算起來他是先輩、長輩，如果稍微還有一點貢高我慢，做不到，還有一點勝負的心存在，他也做不到，可見得印宗也是真正道行成熟，心平氣和，尊賢重道，捨己為人，了不起！所以印宗跟六祖他們程度是平等的，不是平等的決定做不到，這是聖賢聚會，絕對不偶然。也像釋迦牟尼佛當年在世，「一佛出世，千佛擁護」，絕對不是凡人。凡人怎麼樣？必有嫉妒心，雖然給你剃度，「好，剃度，你做我的徒弟」，他收了個高明徒弟，不肯倒過來去拜他做老師。他這樣一做的時候，把六祖整個捧起來了。否則的話，六祖要是在那裡示現出家，要是弘法利生的話，要達到他那個知名度、那種聲望的話，至少也得要用十幾年的功夫去培養，大家才知道。這印宗法師一倒過頭來拜他做老師，他一下就水漲船高，一下就提升上去，這是印宗法師的老師，這還得了！印宗是何許人物，一下就把他捧上來了。所以六祖省了十幾年的功夫。六祖度的那些人，豈不是就是印宗度的嗎？六祖一生所修的這些功德，也就是印宗的功德。換句話說，沒有印宗，六祖不容易起來，不容易立刻就受到人家尊重。他剃度這一年是公元六百七十六年，今年是一九八六年，這是六七六年。再看下面經文：

【能遂於菩提樹下開東山法門。】

這個裡面有一段故事，就是廣州光孝寺的『菩提樹』，這棵「菩提樹」是過去在梁朝的時候（就是梁武帝那個時候），西域有一個法師，印度人，叫智藥三藏，他種的。而且這個菩提樹是從印度帶來的，種在這個地方，種了之後，他曾經有個預言，他說將來以後，有肉身菩薩在這個地方受戒，弘法利生，這就是預言的六祖。

這個菩提樹結的子，就是我們現在諸位念佛星月菩提的數珠，就是這個樹上結的。所以它這個種是從印度傳過來的，叫星月菩提，念珠裡頭常常用這個。而且這個星月菩提的念珠，它之所以能夠名貴，就是愈久愈好看，時間愈久，光色愈好。『東山法門』，這是講達摩祖師到中國來之後，一代一代的承傳，四祖、五祖都是住在東山，六祖就是在東山得法的，他這個道統是這麼來的。所以在廣州，他也就是繼續了這個道統，稱之為「東山法門」。這就是禪宗，達摩祖師傳過來的這一個宗派。

【能於東山得法。辛苦受盡。命似懸絲。今日得與史君官僚僧尼道俗同此一會。莫非累劫之因。亦是過去生中供養諸佛。同種善根。方始得聞如上頓教得法之因。】

說到此地，祖師也非常感慨的說，他從黃梅得法之後，的確吃盡了苦頭。當時嫉妒、障礙的人那麼多，要奪取他這個衣鉢，他是東躲西藏，真是『命似懸絲』，朝不保夕。今天有這個緣分『與史君』，「史君」就是刺史，以及當時地方的這些官吏，『僧尼道俗』就是開頭我們所看到的一千多人，在這個地方聚會，這是有很大的因緣，不是偶然的；『莫非累劫之因』，多生多劫的因緣，同時也是『過去生中供養諸佛，同種善根，方始得聞如上頓教得法之因』，他把他從黃梅得法經過的情形，為大家這樣敘說。真正講到得法，就在淨心除疑，這底下幾句話很要緊：

【教是先聖所傳。】

『教』是教學、是方法，像這些經典方法，這是從釋迦牟尼佛一代一代傳下來的。

【不是惠能自智。】

不是他自己編造的。

【願聞先聖教者。】

如果你發心願意要聽佛菩薩的正法。

【各令淨心。】

這一句話很重要、很重要。我們聞法不能夠悟入，就是心不清淨，心有染污。我們在前面看到這個例子，惠明在五祖會下那麼多年，之所以不能開悟，就是心不清淨。他去追六祖，追到了，到拿衣鉢的時候拿不動，這才真正生了慚愧心，向六祖求法。六祖就首先告訴他，要「屏息諸緣」，身心放下，「勿生一念」，你要真正能做到這個就行，就可以傳法，你就可以真正得法了。他在很短的時間做到了，他做到了，他就能得法。我們一般人就是放不下，所以雖然看經、雖然聽經也沒有辦法悟入，為的是心不清淨。

【聞了各自除疑。如先世聖人無別。】

『除疑』就是斷疑，斷疑就是見性，真正能夠斷疑見性，那你跟過去的這些佛菩薩沒有兩樣。我們要是反省反省，我們現在的疑慮，實實在在太多了，這個是修學上重大的障礙。「除疑」兩個方法，一個是真正把這些事理貫通，這個講研教，在教下來說，事理貫通，可以斷疑生信；另外一個方法就是至誠恭敬能斷疑。所以佛法的修學，我們在講席當中時時討論到，修學的綱領就是三皈依，覺正淨。覺正淨雖然講三，講三寶，要曉得它是一而三、三而一，一樣得到了，那兩樣必定得到。譬如說覺悟的人，覺悟的人他會邪知邪見嗎？他心還不清淨嗎？不可能的。他有邪知見，他心不清淨，他決定不覺，決定是迷惑顛倒。所以只要有覺，一定有正，一定有淨。如果這個人正知正見，我們一定能想像，他一定覺，他一定清淨。正知正見的人如果說他還迷，他還染污，那他一定是邪知見，他不能算正知見。同樣一個道理，如果心地清淨的人，必定是覺悟，必定是正知正見。

佛法修學就是修這個東西，千經萬論，無量法門，那是方法、

手段，所修的、所證的就是覺正淨。好像一個房子三個門，覺正淨是三個門，不管從哪個門進來都一樣，進來全都得到了。可是你要曉得，這三個門進來有難、有易。從覺這個門進來，這個就是禪宗，六祖這個法門就是從覺這個門，從覺門入門的，登堂入室的，這要真正上根利智。我們一般人不覺，他沒法子，想從這個門進來，不容易。第二個從正，正知正見這個門，教下都是從正知正見，像天台宗、賢首宗、法相宗、三論宗，這些全是從經典裡面培養正知正見入進來的。這個時間要長，要去深入經藏，修正自己邪知邪見，從這個門入，這也不容易，但是中上的根性都可以，這就是從教下手，從這個門入。念佛人跟持戒的人，就是律宗跟淨土宗，它是從淨這個門進去的，它不是從覺，也不是從正，它是從淨。所以從這個門入比前面兩個門，確實是要方便一些，你不通教理也行，你沒有那麼高的悟性也行，只要你念佛念到心地清淨。所以，你如果真正把這些道理都搞明白了，你再仔細去想一想，這些法門裡面哪一個法門最適合於我們自己來修學，而且我們決定有把握修學成就的。實在講，念佛法門。

所以佛在《華嚴經》上，這《華嚴》是經中之王，是佛所講的第一部經，就提倡念佛求生西方極樂世界。《華嚴經》善財童子五十三參，那就是念佛求生西方極樂世界。所以念《華嚴經》不能不懂這個道理。如果《華嚴經》讀了，這個訣竅、門道沒有看出來，《華嚴經》就算白讀了。實在講，一部《華嚴經》要是真正把這個祕密發現了，《華嚴經》不讀也等於完全讀了。你果然死心塌地，相信一句佛號從初發心到無上道，絕不改變，那《華嚴經》不必讀了。為什麼？《華嚴經》講的就是這個事情。因為你有疑，所以才用這麼大部的經來說，這個大部的經教你除疑。疑除掉了，我何必找這麼多麻煩？用不著了。其實《華嚴》到最後還是要念佛，真正

在《華嚴》上覺悟了，就是一句阿彌陀佛念到底。所以我們今天這個蓮社用「華藏蓮社」，就是從《華嚴》走到死心塌地念佛求生淨土這條路。李老師的成就，也是晚年二十年的時間講《華嚴經》，他真正得力，得力在《華嚴》，就是很遺憾的，他《華嚴經》沒講圓滿。所以真正通《華嚴經》沒有不念佛的，它是把所有宗派、所有法門都給你做一個很詳盡的分析，讓你自己去發現哪一個法門是最究竟、最圓滿、最可靠的。我們繼續再看底下這一段，這一段開示我們見性的方法。

【師復告眾曰。善知識。菩提般若之智。世人本自有之。】

清涼大師在《華嚴經疏鈔》上也說，般若智慧不是心外所生的，般若智慧是我們自己本性裡面本來具足的。佛就本來具足上說，一切眾生本來成佛，可惜的，就底下講的：

【只緣心迷。不能自悟。】

這個就是轉佛菩薩變成了凡夫，這就是我們現在所走的這個路子，『心迷』。「迷」什麼？就是迷了自性般若，就是迷了這個，所以你『不能自悟』。而且這個迷，迷得深，愈迷愈深，因此我們在六道裡頭墮落也是每況愈下。下面他教給我們：

【須假大善知識示導見性。】

『假』就是要藉，我們要藉一個『大善知識』來指導我們，來指示、來誘導我們見性。一般這個就是講的教學，教學在佛法裡可以說大致上分成三類。第一類就是神通，示現神通，你一見到就明心見性，這是真的；如果示現神通誘惑你，神志恍惚，這是邪門歪道，這個決定是魔，不是佛。佛菩薩要示現神通給你看，你一定會開悟。如果示現對方不開悟，這個神通示現叫白示現，沒產生效果；換句話說，你沒有到開悟這個機緣，佛菩薩來不用這個。這是諸位要曉得的，因為妖魔鬼怪都有小通。第二種是記說示導，第三種

是教誡示導。記說，也是緣成熟了，給你授記，給你說法。而第三種是用得最為普遍，教誡初學、中下根性的人，就是佛講經說法來開導我們。所以這個三類，最常用的就是第三類，前面兩類不常用，在這個世間教學不常用。可是我們在經典裡面看到，像佛教化那些大菩薩常用，常用授記，常用神通，你看《華嚴經》上佛教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那個不一樣。但是對我們凡夫來說，我們迷惑顛倒的人，那兩樣東西都沒用處，對我們都沒用處，我們接觸不能開悟、不能理解。反而引起煩惱，引起分別執著，把那些東西當作無上道，而將正法輕視，這就是罪業，這就是愚痴。再看底下經文：

【當知愚人智人。佛性本無差別。只緣迷悟不同。】

一切眾生智慧德能沒有兩樣，確確實實十法界的差別就是迷悟。徹悟的人就是佛菩薩，悟而不徹的人就是聲聞、緣覺，六道是迷，迷得最深的是三惡道。由此可知，十法界這個差別從哪來的？迷悟而來的。

【所以有愚有智。】

換句話說，迷得重的人就愚，迷得輕的人智慧就多一點，就是這麼一個道理。

【吾今為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。使汝等各得智慧。志心諦聽。】

下面是六祖要正式的為我們開示，傳授我們『般若波羅蜜』的修學方法。要緊的一句話，就是『志心諦聽』，這四個字很不容易做到，「志心」就是一心，這的確確不容易做到，專心一意相當之難。我們今天講很用心的聽、很專心的聽，都不是志心諦聽，志心諦聽能夠悟入。我們講專心、用心，只能夠得一個彷彿，不能夠親切悟入。我們看大師怎麼給我們開示的：

【吾為汝說。善知識。世人終日口念般若。】



像念《金剛經》、念《心經》，這是『念般若』，除這個之外，只要是佛經統統是般若，就是泛指每一天做早晚功課、念經念佛之人。「口念般若」，怎麼樣？

【不識自性般若。】

所以你念，念而不解其義，不行。不解其義是什麼？你沒有辦法應用在生活上。換句話說，你念的那些經文，你修行的那些方法，與你自己實際生活脫節了。如果與實際生活脫節，這不叫修行，那真是叫盲修瞎練，所以就是你『不識自性般若』。

【猶如說食不飽。】

肚子餓了，說了好多菜名，說了好多飯的名字，一口也沒吃到，還是在挨餓。這個意思是說，你天天念經、天天念咒、天天拜佛、天天念佛，到後來還是生死輪迴，沒能出三界，就比喻這個意思。

【口但說空。萬劫不得見性。】

只曉得說般若空，自己沒有見到空性。

【終無有益。】

沒益處，這種修行就是盲修瞎練。下面就是正教，教給我們什麼？前面這個毛病，我們想一想，如果自己有，一定要改過來，這是一般修行人的通病。下面大師為我們解釋般若的意思。

【善知識。摩訶般若波羅蜜是梵語。此言。】

『此言』是中國話，要是翻成中國意思就是：

【大智慧到彼岸。】

『摩訶』翻作『大』，『般若』翻作『智慧』，『波羅蜜』翻作『到彼岸』。

【此須心行。不在口念。】

佛法特別重視這一點，學佛要從心地上去改變，不是光在口頭

上念一念，那不行。

【口念心不行。如幻如化如露如電。】

這四個比喻都是虛妄的，都不是真實的，所以口念心要行。

【口念心行。則心口相應。】

念了要匯到自性裡面去，要匯到自性。

【本性是佛。離性無別佛。】

求佛就是要求見性，換句話說，我們這個念佛法門，跟它這個禪家沒有兩樣，禪家講見性，念佛人講一心不亂，理一心不亂就是此地講的見性，所以說換個名稱而已。

【何名摩訶。摩訶是大。心量廣大。猶如虛空。無有邊畔。亦無方圓大小。亦非青黃赤白。亦無上下長短。亦無瞋無喜。無是無非。無善無惡。無有頭尾。諸佛剎土。盡同虛空。世人妙性本空。無有一法可得。自性真空。亦復如是。】

這就是把般若給我們解釋清楚了。般若就是自性，就是真心，真心就是大心，所謂「心包太虛，量周沙界」。所以我們學佛的人從哪裡學？從『心量廣大』上學，從「心量廣大」上下手，你參禪能開悟，你念佛能得一心。你心量要不廣大，你念一輩子佛不會到一心不亂，參一輩子禪不會明心見性，所以一定要把心量擴大。『猶如虛空』，這是個比喻。實際上，《起信論》上馬鳴菩薩也說得好，「心體離念，離念相者，等虛空界。」念是什麼？妄念，所有的妄念統統息掉。正是六祖前頭偈子所講的，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。」你心裡頭有念頭，你就是有一物。那一物是什麼東西？那一物是染污，你的心不清淨，你就不能到一心，那一物就是障礙，障礙你智慧不能現前。所以你想得一心，你想智慧現前，一定要求一心不亂；要求一心不亂，先要把心量擴大，要能夠包容，世出世間一切法（一切人、一切事）沒有一樣不包容。底下這說得好，

心量沒有邊際，也沒有『方圓大小』。「方圓大小」是什麼？是形狀，沒有形狀。『青黃赤白』是顏色，也沒有色彩。『亦無上下長短』，「上下長短」是表相，這是講的，我們拿現在的話叫自然現象，也是無所不包。

下面這幾句非常重要，這是我們在心地上真正要下功夫，『無瞋無喜』。極惡的境界，冤家對頭在你面前，決定沒有一念瞋恚心，你這樣才行；你還有一念瞋恚心，自己找麻煩，這個要記住。順境裡面不生歡喜心，要曉得喜怒哀樂統統是煩惱，七情五欲都是煩惱，你只要有這些東西在，你的心就被染污，心被染污必定是迷而不覺、邪而不正。所以六祖前頭說，口談般若，心沒有行般若。心怎麼行般若？心裡面離開瞋恚，怨親平等。這是你自己的功夫，你自己這一生能出三界，能成佛作祖。你要不從這個地方改過自新，想出三界達不到，換句話說，你來生還是六道輪迴，你還要受生死苦報。換句話說，你最親愛的人，對你最有恩德的人，你也幫不上忙，害自己，也害別人。如果你真正懂得這個道理，從心地上真正懺悔，捨離七情五欲，你成佛了。你成佛了，你那個親愛的人統統沾光、統統得度，要套一個外頭宗教的人那個話來說，「統統得救了」。佛門常說，「一子成佛，九祖生天。」成佛，福報大！你也許聽了這個話，那要成佛才行，我往生沒成佛。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就等於成佛，你要記住！縱然是下品下生，到了西方極樂世界也是一生成佛，所以他等於就成佛了。換句話說，你家裡有一個人往生，你一家人都有福。怕的是你自己不能往生，你一往生成佛了，別的那些鬼神、天神，一看到你的爸爸，這是佛的父親、是佛的母親，他怎麼不尊重！這個就是所謂九祖生天，就是這個道理。所以一定要覺悟，一定要從這個地方修起。

修心從哪裡修？把自己的瞋恚心修掉，把你歡喜心修掉，把你

是非心修掉，把你善惡心修掉。不是這個世間沒有是非，不是沒有善惡，有是非、有善惡，我心裡頭沒有是非、善惡，你的心才清淨。如果你看到這個人是，那個人不是，你的心不清淨，你念佛一心達不到；換句話說，不但一心達不到，功夫成片也不可能。世間一切法隨緣不攀緣，緣成了，眾生的福報；緣不成，對自己沒有妨礙，心地清淨。緣成也清淨，不成也清淨，為什麼？沒有期望。有期望就有失望，有希望、有失望心怎麼會平靜？不能平靜。所以菩薩有願不能有心，什麼心？攀緣心，不能有攀緣心，要有宏願。

譬如我們這一次，明天晚上在此地開會，我們希望如果把這個彌陀村搞成功，人數不在乎多少。我說了，十戶、二十戶都可以，都不算少。真正搞成功了，大福報，無量無邊的福報。我們試試看。我們對它有沒有期望？沒有期望。如果有期望，一旦標售不到，變成失望，那就錯了。事情我們進行，看緣分，看這個地方有沒有福報，看美國有沒有福報。因為這個地方真正能建立彌陀村，不但達拉斯的福報，整個美國的福報，再擴大就是整個世界的福報。因為這個要形成之後，必定將來許多地方都要模仿，都要來學。這個就是什麼？我們過去叢林的現代化。所以在唐朝時候，就是六祖的徒孫，我們後面會念到，懷讓法師的徒弟馬祖，就是道一和尚。中國叢林是道一和尚發起建立，跟百丈他們兩個人，兩個人發起的。兩個人發起建立叢林，就是大家在一塊共修，就提倡共修。六祖這個時候還不是共修，你看寺廟裡雖然是有幾千人住，不共修的。什麼時候共？講經說法大家來聽，聽完之後各人修各人的。不是共修的，沒有早晚課的，所以諸位要記住這個，是各人修各人的。大家在一起共修、有早晚課的，是從馬祖、百丈禪師開始，這是中國佛教的特色。所以那時候以個人為單位的，每個人來叢林，大家在一塊共修。現在我們提倡就是說（那個叢林現在沒有辦法再恢復了）

，我們要建立新叢林，新叢林不是每一個人做單位的，是每一家做單位的，是希望大家每一個家庭我們聚集在一起，這一個村莊是多少家庭，家家都學佛的，用這個方式，不是個人，是以家庭為單位的。

所以這個實在講是一種新叢林的一個制度。這一個社區裡面，有佛堂，從前寺廟是藏經樓，我們現在有圖書館、有活動中心。這個是現代化的佛教新叢林。如果這個制度能夠興起來，佛教就能復興，不照這樣做的話，佛教沒有辦法復興。為什麼？因為學佛的人，你必得要天天聽經，你三天不聽經，你滿腦袋胡思亂想，你的佛法統統忘沒有了。所以過去李老師辦大專講座，很辛苦！你看學生暑期的時候到這參加講座兩個星期，兩個星期結業的時候很像樣子，是兩個星期訓練，訓練得不錯。可是出去看一場電影，整個完蛋了，沒有法子，所以敵不過社會上那種薰修的力量大。我們今天建立這麼一個小的，從這個小的來做起，這種小叢林方式，你每一天來聽經，如果沒有時間，我們講經那個閉路電視牽到你家裡頭去，因為就住在一塊。每一家裡面我們線牽過去，你不能來的話，你在家裡打開電視機，你在家裡聽經。你有時間，到佛堂來；沒有時間，你在家裡聽。甚至於再沒有時間聽，你家裡再裝上一個錄放機的話，你錄一個帶子，什麼時候有空你再聽，這個方便。念佛，我們用錄音帶，我們播放二十四小時不中斷，你家裡裝一個小的擴音器專門來聽。擴音器最好能夠調節聲音大小，聲音大小你自己可以控制，你願意聽你就打開，不願意聽你就關起來。

所以念佛、講經都送到每一個人家裡去，要這樣不斷的薰習，你才能有成就。所以這樣大家在一塊，能住上個三年，你在佛法上的進步，比在台灣修三十年的功夫都不止。為什麼？你天天聽，天天聽佛號，天天跟著，不念佛，你聽久了，自自然然就念佛。康國

泰在此地，他曉得，在佛堂他住過。莊傳宗在此地也住過幾天。我們這個佛號，晚上睡覺的時候停了，關起來了，可是到半夜起來的時候，清清楚楚的佛號在佛堂裡。有的時候我覺得怎麼沒有關好，開個門看，的確是關了。但是確實佛堂裡有佛號，那個佛號就跟這個聲音完全一樣，就是聲音小一點，清清楚楚，絕對不是自己念的。自己什麼念頭都沒有，就注意聽，清清楚楚。所以這種佛號要叫你常來聽上三年的時候，不管走到哪裡佛號都在。不但我在此地聽這個佛號，我在舊金山講經的時候，舊金山我住在甘居士家，我半夜的時候醒過來也聽到佛號，就這個佛號；他家裡沒有放，這個佛號跟著走。所以這種薰習會有很大的力量。諸位能夠有這麼一個緣，要是真正搞成功的話，這是像六祖講，多生多劫的因緣，也是累劫在諸佛菩薩那個地方種的善根。否則的話，不容易，這實實在在不容易，大因緣！絕對不是一個小事情，大福報，大因緣。

『諸佛剎土，盡同虛空』，為什麼？也是自性清淨心變現出來的。這個兩句話主要的是教你，對於諸佛剎土也不能執著。諸佛剎土都不執著了，現在這些妖魔鬼怪變個把戲，你還會執著嗎？當然不會執著。「諸佛剎土，盡同虛空」，今天我們看到哪個是得道有留個肉身相，哪個人留了多少舍利，那也是盡同虛空。這些現象有沒有？有。有，決定不能執著。為什麼？執著，你心裡面就染污，你心裡面就有障礙，問題在這個地方。不是說沒有，樣樣都有。唯有自己心地清淨，那是真的，那你真的就得道。身心不清淨，一切萬有都不是你自己的，與你自己不相干。而且這些境界，你都是迷在裡面，愈迷愈深，對你自己沒有好處。所以，佛法教給我們，教給我們求的，就是求心清淨，要知道世出世間法沒有一法可得。《心經》到末後的結論，「無智亦無得。」此地也說，『世人妙性本空，無有一法可得』，雖然「無有一法可得」，可是我們性空當中

能變現無量無邊的法相。六祖前頭說，「何期自性，能生萬法」，它能現萬法。這個事情實在講，就跟作夢一樣。我們心裡頭有沒有夢？心裡頭沒有夢。如果心裡有夢，那應該天天作夢，天天作一樣的夢，你心裡才有夢。心裡面沒有夢，雖沒有夢，它能夠變現夢境。雖變現夢境，你在夢境裡面可以享受，可是你夢境裡頭，什麼你也得不到。我們今天現前這個世間就是如此，我們的心能現十法界依正莊嚴，我們在依正莊嚴裡面我們有受用；雖有受用什麼？是一法都得不到，沒有一樣東西你能夠得到的。所以佛教給我們，在一切法當中是離分別、離執著、離一切妄想，這樣你才能真正得到了一切法。你想得到這一點，你必定喪失許許多多；你一樣都不要的話，你統統得到是完整的，沒有一樣沒有得到。所以世間人迷惑顛倒，他是得少失大。佛菩薩他是要得大的，他小的不要，這是真正聰明，真正有智慧。『自性真空，亦復如是』。再看底下這一段，底下這一段很重要，前面跟你說，怕你又執著空，執著空是大病。

【善知識。莫聞吾說空便即著空。】

剛才叫你一切都不要執著，有，不能執著；空，更不能執著。

【第一莫著空。】

著有，是病；『著空』，病更大。著有，還能救；「著空」，沒法子救。著有，怎麼樣？著有，你念佛，行，你一樣可以成佛。著空的人，不念佛，沒救。所以著有有救，著空不能救。

【若空心靜坐。即著無記空。】

這就錯了。『空心靜坐』是什麼？他在那裡打坐，他什麼念頭都不想，這個錯了。這個如果真的把定修成了，這叫無想定，無想定的果報在四禪無想天。你看還在三界裡頭，還是沒有出三界，變成外道了。所以佛家裡面講「靜坐」，靜坐它有觀，有覺、有觀，它不是死定，它是活定，這一點特別要記住。如果要是誤會，以為

我什麼都不想，我這個心很清淨，以為這個是究竟，實際上這是著了空相。這是著了什麼？什麼都不想，他著了這個。這個不是究竟的，這是一種斷滅法，這個非常非常危險，這就是一般講的惡取空，他誤解了佛法。所以佛法裡面講，世間的四禪八定裡頭有慈悲喜捨，修四禪這個叫四無量心，才能生到四禪天、四空天。說一切都不想，這個不可以的。我們念佛的人，念念有阿彌陀佛，念念有西方極樂世界依正莊嚴，所以它有境界，它不是什麼都沒有。

參禪的人也是如此，禪裡頭它有覺、有觀，它不是死定，它是活定。所以是活活潑潑，到下面「教受坐禪」的時候，大師講得非常詳細。六祖所傳的這個禪宗，真是活活潑潑，行住坐臥統統是禪，絕對不是講天天盤腿面壁，不是的。行住坐臥統統是禪，所謂禪就是不著相，定就是不動心。不管在什麼時候，我對於一切相不執著，不分別、不執著，裡面不動心，不動心就是不生煩惱、不起憎愛、不起是非、不起善惡，這個叫不動心。外不著相，內不動心，這叫禪定，這樣修法。念佛它妙，妙在哪裡？就是用一句佛號全都代替了，心裡頭常常有這句佛號，的確外不著相，內不動心。你外著相，你佛號一定斷了；內動心，你佛號也斷了。所以就叫你抓住這一句佛號，所有一切法門統統在裡頭，樣樣具足，一個也不缺少。所以這個法子真是妙極了！好，今天時間到了，我們就講到此地。